



劉國樞
畫

作人寫



劉國樞油畫選



四川美術出版社

封面题字 吴作人
责任编辑 杜 琦
装帧设计

刘国枢油画选

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彩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12 印张5 插页4

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5410-0228-3/3 · 222 定价: 11.50元



作者小传

油画家刘国枢，别名亚骥，四川美术学院教授。1919年生于四川武隆县。自幼喜爱美术。1945年初中毕业后在涪陵县任小学教师，习画勤奋，引人注目。1937年抗日战争兴起，热心于抗日宣传画。1938年考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受业于油画家唐一禾，冯法祀等。1946年在重庆组织《巴特隆艺术社》，任社长，创作有电影宣传画。1948年应聘西南专科美术学院，任西画科主任。

1949年重庆解放，画家曾创作大量宣传画。1950年后任教于西南人民艺术学院。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协四川分会常务理事。

刘国枢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为培植新一代美术人才作出了贡献。他在教学之余，孜孜不倦，努力深入生活，创作了不少好的油画。

序 言

刘国枢

刘国枢同志自幼酷爱美术，家学渊源，天赋独厚。早年入武昌艺专，师承唐一禾，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又受进步思想影响，建立了现实主义艺术观。四十年代初，创作油画《盲婆》、对劳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并参加全国性美展，获得好评。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不以家境贫困、生活重负而稍释画笔。

解放后，在党的文艺思想、教育方针指引下，刘国枢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迅猛发展，他满怀热情，深入生活，成功地创作了革命历史画《红军到川北》《飞夺泸定桥》，长期陈列在首都军事博物馆，鼓舞和激励着广大观众。他忠实地实践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了收集创作素材，曾冒严寒、顶风雪跨越二郎山，步行数百里登临大巴山。为了歌颂干部蹲点劳动，他深入县委试验田，参加劳动，随班工作，对十余个县委书记进行观察、体验、写生画像，终于创作了六十年代的代表作品《县委书记》，成为他进入创作成熟时期的佳作，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在庆祝建军五十周年之际，他创作了油画《为了边疆人民的幸福》，刻画了人民解放军开创新世界的英雄形象，和积极参加建设的高贵品质，画面具有动人的感染力。此外，他曾创作过反映工人生活的《送饭》、揭露旧时代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解雇》、歌颂革命烈士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与魏传义合作)、刻画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白求恩》(与夏培耀合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刘国枢的创作,力图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他擅长处理重大题材,主题鲜明,人物生动。他的人物肖像画生动而准确,具有典型性与个性;风景写生具有地方特色,秀丽清新。他的画朴实无华,功底坚实,笔法精练流畅,色彩真实丰富。

刘国枢一贯追求进步事业,真诚朴实,刻苦钻研,勤奋不懈,深深同情受苦受难的劳苦人民,他最终能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完全是合乎逻辑发展的规律。

刘国枢也是一位艺术教育工作者,他服膺党的领导,数十年如一日,甘将宝贵的年华贡献给党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一代美术新人,壮大了革命的美术队伍,这是极为可贵而又值得尊敬的。他的油画选的出版,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读刘国枢的几幅油画

美 凡

四川美术出版社要出版刘国枢同志的油画选，我没有看到全部原作，就从作品的照片中选出三幅来谈谈读后感，这三幅在过去是看过原作的。

面对着创作于一九四一年的《盲婆》的照片，我仍能凭以在记忆中唤起五十年代初期欣赏原作时的感受来。那个以沉厚的色彩和笔触塑造出的坐在竹椅上的贫穷的瞎眼老妇，枯凹的眼眶显示着她沉入黑暗已经有很多年代了，整个体态，尤其那僵拙的手指，鲜明地留下繁重劳动的痕迹，系着的围腰又证明着她的劳动还没有结束；如今，她只静静地坐着，我不愿去猜测她的心境到底是古井的死水或是还翻动着记忆的潜流，仅那面孔的木然，就足令人体到她不幸的命运了，从黑暗中木然地过来，又木然地沉入永世的黑暗去。看这幅画很容易使人想起委拉士贵支的《侏儒赛巴斯蒂安》中那个矮人和列宾的《礼拜的行列》中那个驼跛的乞丐来，作者都是把对生理缺陷者的悲悯引向了对黑暗社会的诅咒。

刘国枢在来信中提到他对这个盲妇的处境的感动和同情，并说他在画这个人物主要部分的面部和手时“一次就顺利完成了”，这是可信的。在四十年代初的旧中国，一个半工半读的学生刘国枢，感动、同情于苦难者，并引以为描绘对象，那完全可以理解。也正因为对苦难者有着感动和同情，才使他在这样的艺术创造中，有着“神与物会”的契合，得到了创作中的自由，这自由

恐怕主要不是表现在创作的速度上，而是表现在作品构思、人物形象、环境气氛和全部艺术技巧之间相当程度的溶合和完整上。

作者还说她之所以要画这个盲妇人，是“好象她就是那个时代农民大娘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老太婆”。在旧社会的贫苦不幸者之群中，盲者当然也只是个别的，但就其沉入永世黑暗的命运来看，她又是不幸者中的更不幸者，那个别联着普遍，至于她在农民老大娘中的代表性如何姑且不论，但作者这一思路却是有利于典型形象的创造的。

创作于一九四三年的《流浪汉》，表现了旧社会下层的另一类不幸者。画中那个轮廓鲜明、骨架硬邦，一边臂膀斜披着棉袄的青年汉子，全然是川东农村里打短工的雇农——即所谓“泥鳅”的形象。抗日战争期间，我曾在乡下看见过不少这样的“泥鳅”，他们背着一床破铺盖卷，流动在乡间，企图找一个可以劳动、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幸而找到了，但季节一过，又被开销，又走上流浪之路。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流入城市，成了产业工人，也许沦为乞丐，或者被抓去卖壮丁。人物憨厚、忧郁而又透着对生活的渴望的神情，使我不能苟同有的人把这个形象判为“阿Q式人物”的说法。诚然，即令在今天，“阿Q精神”也还在一些人的身上存在着，但是，时代的前进，尤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深入发展之后，即便在一些当时还处于黑暗反动统治的农村里的农民中，也不同程度地冒出了一些觉悟的胚芽，那是不同于阿Q型的贫雇农，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风暴一到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必会成为向旧社会、旧制度的冲锋者，而且冲锋的目的大约也不是如阿Q那样为了元宝、洋钱、宁式床和吴妈……之类。我对这幅画的欣赏是否带有太多的幻想呢？那也无妨，艺术欣赏本来就不是演算数学题，只准得出一个答案。

作者曾不无遗憾地提到，作为流浪汉这一人物的模特儿，只不过是——一个破落大户的飘零子弟。其实也无妨，这倒证明了艺术创造的复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我曾看过不少虽然的确是冲着劳动

人民写生但并没有写出劳动人民精神的画，那原因恐怕不只是没有深入观察理解对象，也是在于没有创造性地表现对象吧。苏里柯夫创作《女贵族莫洛卓娃》的模特儿并非是个贵族，罗丹塑造《巴尔扎克》的模特儿又何尝只是作家，高明的艺术家不过是把在外形上或气质上接近于自己作品构思的模特儿作为外化构思的借鉴或桥梁。虽然，最后完成的作品中也会保存着模特儿外形或内质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已经是经过孕育，溶入了作者心血的有着新质的新生体了。

我不知道刘国枢在创作《盲婆》和《流浪汉》这样的画时，是否有着创造那个时代下层人物典型形象的很高的自觉性，但在四十年代初期，当有人还沉耽于对“纯艺术”的追求时，他能把视线投向社会的底层，并艺术地反映其中一些苦难者的形象，纵使只是出于“同情”吧，但那效果却不失为一种正义的呼声了。

全国解放以后，刘国枢的时间和精力大半投入了绘画教学工作，然而，他仍在一九六三年中画出了如《县委书记》这样的作品。他在来信中谈，为了要表现出“全心全意”夜以继日地劳动和工作的县委书记的形象”，曾先后到几个县的“试验田”，先后和几个县委书记一起劳动、工作过，这作法取得了成效。出现在画面上那个看来是久经生活熬炼，有一定文化和工作经验的县委书记的形象及环境和全部细节是具真实感的。深夜的会后，这个披着棉衣，穿着草鞋，拿着叶子烟杆，站在窗前桌后的县委书记正陷入困扰的沉思之中。这带着特定内容的沉思，使我回忆起由于“左”倾失误给农村带来困窘不安的年代，那困窘不安首先压在基层干部身上。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我们得以更清晰地了解到这幅画的历史背景，从而使我们对这幅画的审美有了现实性的基础，也就有利于审美的深化。在那段时期里，体现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增加了农村的困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这个下到公社蹲点的县委书记，在精神上

出现的困扰和痛苦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

当然，我们不是把艺术品当成历史讲义来看，我们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来欣赏这幅画的。虽然，画中这个处于，“左”倾错误压力下的县委书记还不是，也不大可能是一个起来抵制错误路线的英雄，但他那对“左”倾路线所造成的困难局面的焦灼和忧虑却是带普遍性的，反映着对人民命运的责任感。作者揭示了一个痛苦而美的心灵，那美寓于痛苦之中，虽然那痛苦的心灵 还未能达到崇高的悲剧性的高度。

据作者说，这个县委书记的艺术形象是他根据好几个县委书记的原型概括而成的。我以为，这幅画的艺术感染力不但在于对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物形象的艺术概括有着普遍性，而且同时在于作者赋予了人物以比较鲜明的个性：从作品中人物的形体、五官、气质、习惯动作及衣着等等，都使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农村干部，感觉到他性格朴实而又精干、多思，他身上必散发着汗和叶子烟的气味，说话肯定是川东口音，大概也不会有为了显示县委书记的身份而拖着腔调……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想，应该是作者提供出的真实的艺术形象，唤起了欣赏者在涉世阅人中积累的感性和理性的生活经验的缘故吧。

我们欣慰于产生《盲婆》和《流浪汉》中那样不幸者的旧时代过去了，也欣慰于“左”倾错误的年代过去了，如《县委书记》中那样年纪的干部，现在大约已经退休或离休了吧！在拨乱反正以后，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进行已给生活带来很大改善和更大希望的今天，我们的干部虽然以后还会遇到新问题、新困难，然而，如象《县委书记》中那个干部所经受的那种困扰和痛苦大约不会再有了。

夹杂着人民的欢乐和痛苦的历史已经逝去，那些反映了人民真实的欢乐和真实的痛苦的艺术是会被人记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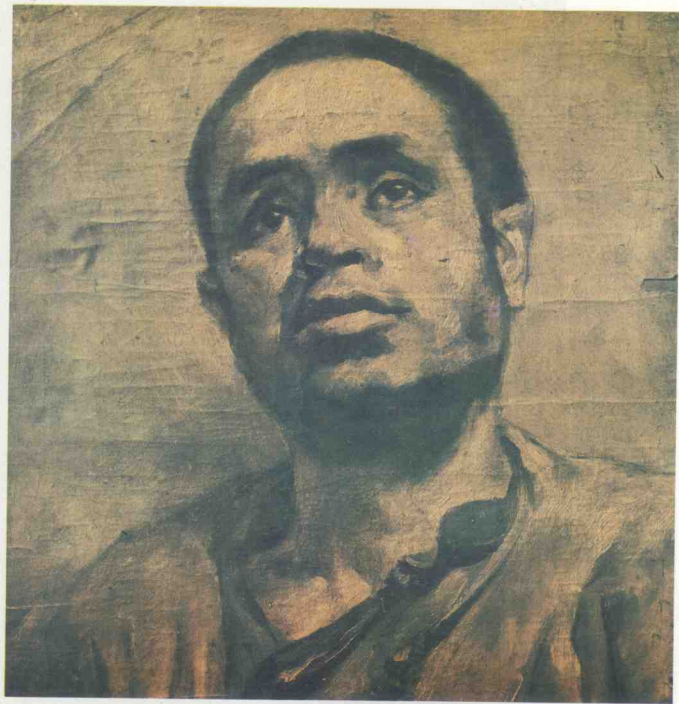
图 版 目 录

1	盲 婆·····	1941年
2	流浪汉·····	1943年
3	农村青年·····	1956年
4	红军到川北 (写生素材) ·····	1957年
5	红军到川北 (局部) ·····	1957年
6	红军到川北·····	1957年
7	飞夺泸定桥·····	1959年
8	风 景·····	1960年
9	阳光下的老农·····	1956年
10	民族班学员·····	1960年
11	傣族小姑娘·····	1962年
12	县委书记·····	1963年
13	县委书记 (局部) ·····	1963年
14	治河工地炊事员·····	1973年
15	傣族少女·····	1962年
16	静 物·····	1974年
17	夏 日·····	1974年
18	布依族村舍·····	1976年
19	战 士·····	1976年
20	为了边疆人民的幸福·····	1977年
21	为了边疆人民的幸福 (局部) ·····	1977年
22	为了边疆人民的幸福 (局部) ·····	1977年
23	农村女青年·····	1978年

24	蓝衣少女·····	1979年
25	乌江龙门峡·····	1979年
26	小溪急流·····	1979年
27	少女·····	1979年
28	青年女工·····	1980年
29	村 头·····	1982年
30	餐厅服务员·····	1982年
31	老牧民·····	1982年
32	龙舟竞渡·····	1983年
33	端 午·····	1983年
34	峰顶余晖·····	1983年
35	乌江小镇·····	1983年
36	雨后青岩山·····	1983年
37	雾重庆·····	1983年
38	思·····	1983年
39	小 桥·····	1983年
40	重庆两路口·····	1983年
41	水田人家·····	1983年
42	大足石刻游人多·····	1983年
43	金鞭泉水声·····	1983年
44	山婆婆·····	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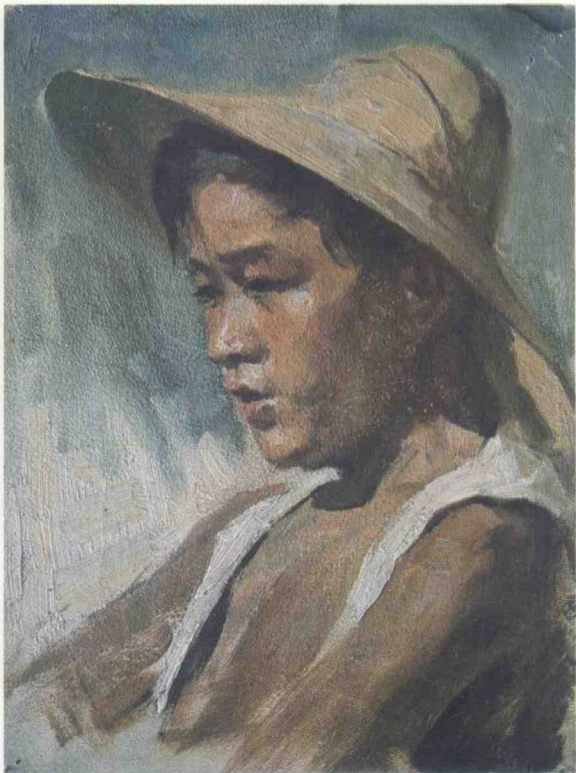
1 盲婆 1941年





2 流浪汉 1943年

3 农村青年 1956年





4 红军到川北（写生素材）

1957年



5 红军到川北（局部）

1957年